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四回 老大人開科取士 白安福建醮復仇

卻說文班中兩位官員，原來是禮兵二部尚書。因前奉命出示，諭悉各省文武舉人齊集，聽候示期會試，現在試場正期已逾兩月，尚未見聖駕回朝，惟恐再延時日，滋生事端，反為不美，又山東廣東兩省，相爭馬路，尤且械鬥多端，這就是前車可鑒矣。二尚書日夜耽心，是以約定今早入朝，將此事奏明兩位大人得知，請命定奪。陳劉二大人聞奏，點頭稱是，果然□八省舉子屯集京師，龍蛇混雜，若是再延時刻，惟恐惹事生非，不如趕早開科，先考文，後考武，待老臣權代萬歲主試，以了此大典方為上策。二人商量妥當，隨命禮兵部尚書，分頭考試，先文後武，俟會試後即選入朝殿試，復考真才，評定甲乙，庶無枉屈之弊。禮兵二部領命回衙，出示曉諭，□八省士子一見，紛紛到部註冊考卷。及至文場，廣東會館陳景升、李流芳、張正元、黃鈺、何文炳等共百餘人，一齊入場歸號，靜候出題。及試紙一出，景升、流芳二人素稱老手，認真題解，順手寫就三篇，一連考滿三場，均是如此，頗稱得意。

出場後，會館擺酒與同鄉洗筆，景升、流芳二人，同席談論多時，酒過三巡，食供三度，景升因清流芳默念文章，以開茅塞。流芳答道：「拙作不堪污先生之聽，敢求先生大作，以新眼界。」景升道：「好說了，閣下如此，各位小弟尚敢班門弄斧乎？」

是時同坐四人，見他們你推我讓，一味謙虛，激怒一人說道：「你二人竟不似同鄉兄弟，彼此均是讀書人，何必如此鄙吝，即使念出，果屬佳文，我亦替兄歡喜，所謂奇文共賞者是也。」二人見他說得合理，景升即說道：「待小弟獻醜。」於是將頭三篇並詩從頭到尾朗念一遍。流芳聽他念至首文起講，即贊道：「探騙得珠，當行之作。」再聽景升接念下去，隨念隨贊，每誦至終篇之時，擊節贊賞不止。及誦至第三篇尾時，流芳夏贊道：「到底不懈，的是搶元文字，小弟甘拜下風。」景升道：「兄太過獎，令弟難以克當，還祈大作指教。」流芳道：「有此珠王在前，拙作何堪再誦？」四人又大言：「先前已經說過不秘，況弟等聽陳兄之文，恰可聽到入神，又被你沖淡，何不一氣念出來，使弟等聽聽，亦可知兩位鴻才也。」流芳將三文並詩背誦，景升聽了贊道：「握定題神，一絲不溢，不可多得。乃出色之作，高發無疑，可為預賀也。」流芳謙了一回，復舉杯向景升道：「弟借此一杯，作為預賀吾兄掄元之敬，請滿三杯。」景升遞回一杯，復敬流芳道：「兄之文擲地有聲，理宜應在弟上，兄先飲三杯，弟方敢從命。」四人勸道：「兩位先生，文才相並，齊勝可也，何必區區？」於是二人各飲三杯，並請四人陪飲三杯，四人見他二人相交稱贊，定然高中，因此□分歡悅，你酬我勸，直飲至更深，方歇散席。

不覺過了數日，又值武科開射之朝，兵部大人每日往校場看箭，四條馬路，分設辰宿列張四個圍，派定本部左右侍郎，分閱馬箭，限中三矢，方准跑射地球。廣東派在列字圍，會館內宋成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、趙虎、司馬瑞龍共百餘人，同往跑馬。宋成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均中六矢，趙虎中五矢，瑞龍中三矢，其餘各三矢或四五矢不等。僅有□餘中中一二矢，不得入圍。餘皆准射地球，一連數日始完。

頭場中全箭者，宋成恩、李流芳、白安福三人，其餘幾□二矢、□矢、九矢、八矢者不等。迨至內場技勇，點寫武經，三場完竣，各國會館休息，靜養精神，預備復試大弓，以圖上進。放下慢表。

再言禮部大人，復閱□八省舉子文章，評定甲乙入朝，言明揭曉日期，隨即牌諭各舉子。一到揭曉前一日，京城內外擁塞不通，人人企望報子！陸門。是日廣東會館，預先掛燈結綵，候接喜紅，方將佈置停當，接連三四人走來報喜，齊說恭喜列位老爺，陳景升老爺高中第六名貢士，眾人聞報大喜。景升心中喜悅，隨即打發報子出門，眾人又與景升道喜，此時會館中熱鬧非常，車馬盈門，往來不絕。到了黃昏，又有報子走來，報說李流芳老爺高中三□八名貢士，接連又報何、黃二位大老爺高中了。於是會館中人歡聲振地，四名新貴俱在會館居住，因此館中擺酒會客，一連數日，諸事已畢。陳李黃何四位，約定同往順天府學官拜會同年，聽候復過試，然後朝考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數天，忽一日，見禮部掛出牌示，定期四月□八日復試新科貢士，入保和殿殿試分甲，二七日朝考，欽定等第授職。眾新貴見了日期，齊到禮部學習儀注朝拜，至期考試已畢，各回寓所等候，緣聖天子下游江南尚未回朝，陳劉二軍機係代攝國政大臣，是以權為主試，就命各王公部院，將各進士殿試宗卷，公同復覽，分列三甲。次早，各新貴俱官服頂戴，禮部帶領入朝行禮，叩謝皇恩華，然後依班站立靜聽聽唱。不一刻忽聞金殿傳呼，一甲第一名狀元嚴我斯係江南人，二名榜眼浙江人，三名探花山西人。二甲進士陳景升、三甲進士李流芳係廣東人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，各授職已畢，當殿簪花，賜宴瓊林，隨即散班退朝，各回公寓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廣東會館眾人，見陳李點翰林，何黃知縣，立即帶齊鼓樂，熱熱鬧鬧齊到皇城內迎接。陳、李、黃、何四位新貴騎了駿馬，威風凜凜擁會館而去。及到門前，鼓樂喧天，炮聲震地，所有鄉鄰戚友齊來恭賀，開筵款客，自不必說，足忙了□餘天，諸事方才停妥。又值武場放榜之期，又復沸沸揚揚，京城中□分熱鬧，那些武館中伙頭，各想爭頭報花紅，預先走到兵部裡用些小費，買通門路，聽候名字走報。閒話少提，回表廣東會館眾武舉，各各歡喜齊集專候捷音。忽聞人聲喧鬧，報到李流芳高中榜眼，又報宋成恩、白安福同中進士，及後又報趙虎又到了，是時會館中人□分大喜，見日下已報四名，大約還有一二名亦未可知，因此各人加倍喜悅，誰想廣東科額只限數名，不能過額多中，直至揭曉之時，方且明白。

是時廣東各武舉在會館迎賓送客，忙忙碌碌鬧了些時。李流芳等四名新進士，殿試後授職，再寫家書報喜。光陰似箭，不覺過了□餘天，兵部牌示殿試日期，各新進士聞知，至期齊集武英殿考試，眾大臣挑選技勇超群者，進呈陳劉二大人復核定甲，然後命各進士朝考授職。廣東李流芳與宋成恩，點花翎侍衛，趙虎撥歸營用守府，白安福點藍翎侍衛。武科狀元係山東省人。各新進士授職已畢，退朝回寓。

再說廣東會館內新貴白安福乃錦綸行內人。因前者胡惠乾在少林寺學習武藝專打機房，行內諸人被胡惠乾打傷性命，不知其數，安福見屢受其欺，所以轉行習武，今日幸喜點了侍衛，諒必可以報仇，一來與行內眾亡友泄憤，二則與錦綸堂爭氣，事非一舉兩得乎？惟是計將安出，當時再三思想，偶然想起妙計，連忙請了眾鄉親及新科翰林陳景升、李流芳等出堂會議。各人詢問安福有何大事商量。

安福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，緣弟本是錦綸堂行內人。前者因被胡惠乾欺壓，經訟多年，其中冤抑事情，弟雖不言，眾位亦定知詳細了，即如弟之轉行習武，亦欲一旦有幸，好與敝行出氣，今藉老天開顏，成就功名，尚恐獨力難支。故請諸公商酌，實為一人計短、二人計長，籌度萬全之策耳。列公尊見如何？」陳景升道：「此事兄即不說，弟等素知胡惠乾兇惡，但未悉吾兄怎麼設法？」安福道：「弟現思得一計，欲奏明某等告假回鄉，祭祖省親，並在錦綸堂建醮酬神。欲借重陳李二位先生名字文武聯銜入奏。陳劉二軍機係本科主試，與某等有師生之情，若見本章，必然詢及錦綸堂建醮之事，弟即陳奏胡惠乾惡跡，恃勢橫行，官民畏懼，惟恐臨時被其攔阻，釀成巨禍，故特明請諭旨，如蒙硃批允准，方敢舉行。倘遇胡惠乾□惡不赦，再來闖禍，我等即稟明督撫，懇求撥兵衛護，胡惠乾雖強橫，焉能親我何哉？如此乃能爭氣也。」眾人聞言，齊稱：「妙計！果然高見不差。」安福拜謝。景升、流芳二位連夜商議，寫定奏本，待明早入朝具奏，眾人晚膳已過，各人回房安寢。

那陳、李二人商議妥當，連夜修起本章，一聞朝樓立鼓，連忙喚了家人，催請各位快些梳洗，趕早上朝具奏。是時文武五位新進士，一同前往朝房聽候，忽聞鐘鳴鼓響，即見內侍擁了二位攝政大臣臨朝理事。百官朝禮已畢，只見黃門官說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話尚未完，只見左班中閃出新進翰林陳景升，手捧本章，急步上前，又有右班中新進侍衛數人出班跪下，口稱：「臣陳景升、李流芳、白安福、宋成恩、趙虎等有事啟奏，懇請鴻恩，伏乞諭允，不勝欣幸，待命之至。」那陳劉二軍機聞

奏，即命內侍將奏章取來閱看，已悉各情，均宜允准，惟據稱請假省親，尚與例相符，至建醮酬神這些細事，何須上瀆宸聰？那時白安福聞此諭言，急忙回奏道：「臣安福原係錦綸堂人，因被胡惠乾兇惡，連年擾累，以致損傷人命，聞言畏懼，逼得通行歇業，以避其凶，臣是以轉行學習弓馬，今幸邀天眷，侍衛內廷。臣等回籍，必定建醮酬神，又恐受胡惠乾恃強阻住，有玷朝廷官威，故特奏明請旨。」

陳劉二軍機聽罷安福所奏，說道：「有這樣兇惡之人，地方必定受害。」隨即批准本章，著禮部頒發文憑一道，准廣東新科翰林、侍衛五人旋鄉祭祖，建醮酬恩。如有土豪惡紳恃強攔阻，滋生事端。准該翰林等指名具稟督撫衙門，恭請王命，將該豪懲辦，以做效尤，而挽刁風也，欽此，欽遵。白安福等領了護身文憑，即刻叩謝天恩，辭朝別駕，同回會館，將來批允准各情，對各鄉親說知，然後著人僱定船隻，隨手收拾行李下船，趁著風色開行，夜即灣泊。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船已行了一月有餘，所有險惡灘頭，盡皆渡過，惟是尚須半月，才能到埠。幸他們每日在船內，論古談今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寂寞。

忽一日，見船家報說已入西南地界，各人聞報大喜，即著家人預先收拾行李，免致臨時匆忙，有遺失脫落之患。各從人領命，加意檢點。不一日，船至羊城碼頭，將船灣泊停當，搭起扶手板，各人即著挑夫擔齊行李，起岸回去，按下慢提。

再講白安福回到家中，即命人通知眾行友，聞知安福回來，□分歡喜，以為此次一定可以報卻前仇，雖有□個胡惠乾亦無須掛慮。眾人正在你言我語，忽見安福親來會館，各人急忙迎接，說道：「弟等受胡惠乾所欺，忍氣已久，今日喜白兄欽點侍衛回來，想必能報胡惠乾仇恨矣。」安福道：「弟在京時，業已立定主意，兼得新科翰林的幫助，因此大眾商量妥當，欲借名在會館建設大醮，酬答神恩，那時胡賊聞知，定然生氣，料他必不准我們會館高興。所以弟等奏聞朝廷，幸蒙批准，這就是奉旨建醮了，即如本省文武各官，不知此事便罷，若知此事，上至督撫，下至州縣，亦必撥兵到來，護衛彈壓，蓋恐鬧出禍端，他們亦有關係也。」眾人聽了這些言語，□分安心，連忙著人分頭辦事。立刻在錦綸堂會館前搭蓋棚廠，限期九月中旬，開壇建設大醮酬恩，不得延遲誤期。

是時胡惠乾仍在西禪寺開設武館，終日闖禍招災，恃強凌弱，晚間出入，手提「專打機房」燈籠。附近居民，人人畏懼，個個心慌，兼之聚集狐群狗黨，任意橫行，殊無忌畏。今日聞錦綸堂會館搭蓋大棚建醮，□分熱鬧，美麗繁華，隨即對各友人說道：

「他們設此醮會，不知因甚事情？係何人擔帶，竟然不怕我們生事，他既如此大膽，待我胡惠乾放些厲害，與他們掃掃高興，你等意下如何？」眾人應聲說道：「甚妙，若果如此，讓他眾行白費多金又不能成事，反被我等丟架，那時便顯我們名聲，諒他不敢與我們抗也。」胡惠乾道：「正是這個主意，今日我等齊到他們會館，責成各值事，要他保護鄰里平安，方准進行，如不肯擔帶，就立即拆棚，不准滋事。倘有哪個不允，即將他打破頭顱，看他如何答我。」眾人聽了齊道：「趁著此時，即刻起行可也。」

此時乃九月初五日，會館各人正在手忙腳亂分理事務，突遇胡惠乾率領一班無賴頑徒趕到會館，言三語四，要各值理出來相見，又令搭棚工匠立刻停工，不准蓋搭，如有不遵命令，我等即刻放火燒棚。是時數□匠人，正在趕緊加工搭蓋，以期早日完工，不致誤期。不料被他一喝，又不敢不遵，恐激怒他們，真個放起火來，連累街坊鄰舍反為不美。不若我們暫且停工，待他兩邊講妥，我等再來興工，方免干係。眾人商議定了，即時一哄散去，把會館各人驚得呆了。

眾值理等見了心中大怒，白安福急忙上前喝問道：「你等是何方來的？我們會館建醮酬神，是件大事，與你無涉，何得擅自恃強阻止？甚屬無理之至。」胡惠乾笑道：「你這廝敢不認得我了，我便是新會之胡惠乾，就是專打機房之太歲，你們行中，無有不認識我的。既然想設醮酬神，若能保得街坊無事，又無火燭之處，任你所為，倘有半些不妥之處，我就要把你會館拆為平地，你擔帶得起，盡管做來，再有多言，叫他出來會我，待我取他狗命。你們識性，快快拆棚了事，如再滋事，莫謂我言不在先也。」即令眾人踏步回西禪寺去了。把白安福等氣得目定口呆，出聲不得，眼光光看他們回去。眾行友擁著安福等，回會館坐定，壓下了氣，再作商量，道：「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尚被胡惠乾如此欺負，情難啞忍。」安福道：「不妨，胡惠乾等不過自恃兇惡，料我們不敢與他對敵而已，此次必須請齊陳李二翰林，聯名在督撫衙門控告准了，再與他們理論，尚未為遲，目下斷斷不可與他爭論是非，恐怕失了眼前威風，被人恥笑。」話完，即著家丁持帖往請陳、李兩位太史。駕到會館，白安福等急忙迎接入堂，分賓主坐下奉茶。茶罷，安福開言說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兩位老師，因小弟擬敝館建醮酬神之事，前者在京師已蒙尊駕聯名奏准，今日突被奸惡胡惠乾，率領無賴等輩到來，逞刁恃強，不准舉行，並將搭棚工友趕散，口出不遜之言。各友怒氣勃勃，即欲與他相鬥，見個高低，弟恐眾人非他敵手，防有性命之虞，故此勸止各人暫時忍耐，不與較量，況係奉准上諭之事，何用自己出頭招災惹禍？因此敬請臺駕到來商量此事，弟欲在督撫處遞一陳詞，說明胡惠乾等謀為不軌，將他們眾凶拿辦，以除民間大害。非獨敝行諸友戴德，即萬民亦受恩矣。未知太史公尊意然否？」

陳景升道：「若以胡惠乾多行不義，殊不為過，況這班凶徒，平日視殺人如拾草芥，不知悔過，實屬死有餘辜。」李流芳道：「據弟看來，此事實有大意存焉，蓋胡惠乾屢次恃強，傷斃人命，指難屈數，必然惡貫滿盈，鬼神差使他出來攔阻，故惹禍燒身，實屬天欲收這班凶徒，是以假手某等耳，某等此次再不將他拿辦，則後來之禍，更無底止矣。」安福道：「所慮不差，甚是在理，就請兩位商妥稟詞，明晨勞駕親會督撫，當面交稟，更為機密，庶不致洩漏風聲，被眾兇犯走脫。」景升、流芳齊道：「極是，只可出去，知會各友不可鬧事，若胡惠乾再來吵罵，切莫理他，待稟准之後，再與他理論就是。」安福聞言，當即隨後出來安慰眾人一番，著令靜候，切勿性急生事。眾人領命不提。未知果是鬧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